

余 丛 著

疑心录

Suspicious

廣東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余 丛 〇 著
Yu Cong

疑 心 录

Suspicious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 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疑心录

余丛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8. 2

ISBN 978-7-5360-5271-0

I. 疑… II. 余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10719号

责任编辑 申霞艳

封面设计 潘漠子

插图 许海峰

英译 谭畅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(广州市粤垦路88号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5.375

字 数 80,000字

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1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清醒的梦魇

Nightmate

育 邦

1

余丛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出来，模糊了我对他以前面目的记忆。他是诗的，是纯粹的，是直接的，甚至是愤怒的……但今天，似乎越发复杂和多义，徘徊于诗意与思绪的交界线上，并相互亲密地渗透，融为一体。世间黯淡的光线照射在他的脸上，使他的面孔变得斑驳模糊，甚至时隐时现。

他像一个刚过青春期的青年，收回了滥用的生活激情和无限崇高的理想，收回了曾经的内心激越和热情澎湃，独自孤寂地走进了自己的菜园。他开始平静地打理他的自留地，一块并不大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空间，他像成了那里的老农，漫不经心地播种、施肥、护理，拿着锄头除草，坐在田埂间吸烟，听着蛙声一片等待着秋天……

他删除了更多的自我,甚至是诗歌的规则。

他展现了更多的自我,甚至是自我的灰烬。

余丛的写作是一个漫游在茫茫人世间的行者与生俱来的吐露,它除缺了抒情者一切矫情的述说,是一场面向世界的坦白。它们足够尖锐和直接,隐匿着细腻、柔情,甚至是某种粗砺给我们麻木的神经以刺激,像冬天的冷水浇过来,像夏天的火球滚过来,它们说出羞耻、说出真相,说出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适和怀疑。

他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混乱,从物质领域到精神海岸……但同时他还拥有恢复秩序的能力。(秩序,也只能是一个人的世界,他人也许并不能接受;个人秩序就是面对他人的反秩序,它的意义是向内的。)从混乱到秩序,就是自由。这是一种静心者的呓语,一个白天发生的梦魇。《疑心录》正成为诗人的一个梦魇,这个梦魇从发生到终结都是在他极其清醒的状态下完成的。

2007年注定成为余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。他在《这一年,35岁》中写道:

这一年，我读书不写作，烧香不拜佛

这一年，我出游不远行，修心不养性

这一年，我想家不归故里，愤世不嫉俗

.....

这一年，虽不同往年，却有别来年

这一年，我素食，喜小酌，清规戒律

这一年，我过日子，勿归隐，虚度光阴

这一年，他决定辞职，离开了工作近十年的一家大型国有集团公司……“他从密集的人群中抽身而去”……他的要求很简单，他仅仅要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一个无所事事的人，那种传说中还存在的诗人。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里，他毅然从我们不得不日日面对的生活樊篱中破墙而出，站立在悬崖上，站在风口……勇气和选择不再适用于他的状况，“我想要抵达的状态，那不是死也不会是生的状态”，他的状况延续在漫长的决绝道路上，他为自己的生命刻写了清晰而坚定的责任感。“救赎的使命”给

了他前进的动力,对世界的救赎只能从自己开始。《疑心录》就是这个开始的标志。这种救赎甚至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行动,而只是个人史的价值内发现自身的文学良心。同时,一名作家的成熟也是从其建立文学良心开始的。

2

诗人唯一的奢侈便是他永远属于词语,同时他占有词语。诗人与词语构成了相互所属的紧密关系。《疑心录》是词语的晚宴,是诗人的独白,它冷静地展示了词语的秘密。词语的秘密正是世界的秘密、我们内心的秘密以及我们尚可表达的秘密。让·科克托说,词语,就像数字和阿拉伯字母一样,它们永远知道怎么样在万花筒的底部排列出不同的组合。即便维特根斯坦说,凡不可言说的,就应该保持沉默,但诗人能够信仰的也只有词语了,其他的一切变得可疑起来。言说已然成为诗人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。

《疑心录》全书分《疑惑篇》、《疑虑篇》、《疑义篇》和《疑神

篇》，共 85 篇独立短文，由 85 个词语统率。余丛在谈及该书写作初衷时说：

这些年，我越来越不相信冠冕堂皇的话了，越冠冕堂皇我就越怀疑。人不仅是可以被蒙蔽，而且是可以被洗脑的，还好我还能够在而立之年清醒过来。起码算是朦朦胧胧地清醒吧，而那些一知半解的东西，就在我的胸口堵得慌。

于是就以阐释“词语的秘密”为一种动力，在写作中寻求瞬间的潜意识的叙述，使跳跃的、快感的、支离破碎的语言浑然一体，打破文体和形式的局限，使自由的文字得以重构。虽然这样的表达隐藏了写作状态下浑浊、矛盾的思想痕迹，但却给我在发泄中得到一股压抑许久的快感，我想或许有它的道理。

这些词语，这些文字成为作者发泄的出口。这似乎也印证了科克托所言：“写作是一种性行为。否则，只能叫写字。这包括服从植物或树木的特性，让精子散播到远离我们的地方去。”性和

写作一样给人以快感，尽管方式不尽相同。但它保证了“物种的生生不息，”同时避免了“行为的盲目”。写作显然是保持一名写作者生命力的有效行为，在隐晦的世界中表达一种似乎有悖于道德规范的观念，宣泄了压抑许久的感觉、观念、情绪……写作是放荡表达欲望的行为。因而，《疑心录》的写作是充满欲望的、放荡不羁的自我表演，是赤裸而露骨的灵魂之舞。

《疑心录》是心路，是诗与思的混乱奔跑，是荒草世界中挺拔的树林。但它不是哲学，它无意要成为某种哲学，哪怕是生活的哲学，它承认它仅仅是“春天的倒霉蛋的哲学”。它也不是诗，但在某种意义上与诗一样担当了诗的道德——呈现和揭示了残酷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。《疑心录》是从诗里弹跳出的一个哪吒，天性倔犟，一个天生注定的无畏的反叛者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打破现有世界的秩序、撕破伪善生活的面具。《疑心录》是从词语出发的宴请，它的短小是为了在黑夜中尽情诉说，它的沉默是为了在喧嚣的人群中保持自己的面目。

我觉得写一篇文章是相当痛苦的，虽然于我言，这并不是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
文章将越来越被我们抛弃。写文章首先考虑到报纸的版面和人数众多的读者的眼光。要把文章写得像文章，要作一种姿态，一种表白，要以说服者的敬业精神进行一种传道，或者像泼妇一样去骂街。更可恨的是，还要有一个能够展开话题的开头，一个严谨叙述或论证的主体，一个意味深长或花哨的结尾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反对的，因而我痛苦地写了好多篇文章。其实，这就是煎熬，也是释家所言的“业障”。而那些最能给我们震撼的文字都不是文章，是文章规则所不能容忍的，那些文字天生就是文章的背叛者。《惶然录》、卡夫卡日记、《要塞》、《哲学研究》就是这样的文字。而令我惊奇的是余丛的《疑心录》也在无意间成长为这样的作品，它不再是冠冕堂皇的文章的合集。它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章的背叛者。

《疑心录》破除了文章的神话，只为词语而存在，这种也可以

称为碎片写作。生活和作品，在一定的范围内讲，都是由碎片构成的。

人们常常谈论着碎片写作。例如，哲学家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，维特根斯坦的《哲学研究》，还有我们孔丘先生的《论语》……文学作品就太多啦，像纳博科夫的《微暗的火》、佩索阿的《惶然录》、圣·艾克絮贝里《要塞》、罗兰·巴特的作品……我无法一一列举，这类的作品实在太多，我也不想研究什么碎片写作，那样的话，要花费我几年的时间，要写一本 200 页厚的书……《疑心录》同样也是一种碎片写作，同时兼具了格言写作的许多特性。它们像一颗颗思索的珍珠、情感的钻石在这个物质喧嚣之夜熠熠生辉。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两岸，余丛往往以迅捷的速度完成它们之间的摆渡。他所言说的事实是一系列无法下结论的东西，一旦过渡到理性之岸，他所言说的阐释的又具有明显的格言性的说服力。比如说在《习惯》，余丛这样打开了这个词语的秘密：

因为习惯，我沉迷于现在进行状态；因为习惯，我顺应于世俗的游戏规则；因为习惯，我越来越谨小慎微；因为习惯，我开始担心不习惯。

我们不知道他将要如何解剖“习惯”，作为读者我们顺理成章地继续阅读，但作者话锋轻转，轻而易举地走出了庸常文章的逻辑：

然而，习惯是习惯不了，习惯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消极态度，习惯是懒惰的自圆其说。

接下来，他又迂回到我们再也习惯不过的习惯生活上来：

我习惯左手拿筷子，我习惯步行去上班，我习惯叫你老（姓）；我习惯看张艺谋的电影，我习惯躺在床上写作，我习惯和陌生人谈性；我习惯了南方，习惯了上网，习惯了买彩票。

然而，习惯在瞬间又必然地警醒：

紧张、恐怖、痛苦、悲哀，习惯就这样成为人类的创伤，我再也不能习惯下去。我打乱我的生活秩序，我随心所欲地变化心情，我若无其事地虚度终身，但是这又是我不习惯的习惯。……我就是那个被习惯反复考验的人，也将被日常里的事物所习惯。

余丛的叙述是瞬间即逝的，追赶潜意识的，他的笔冲破了逻辑的樊篱，文章的秩序被一扫而光。快感的、支离破碎的词语在急速飞翔，跳跃在奔跑者的上空，而在这一过程中，形式和文体的限制完全被解除了，它们只能为他的奔跑服务、只能为他的词语歌唱。这种写作方式类似于本雅明从事《单行道》的写作方式，按照阿多诺的说法：是通过“短路”来激发被遏制住的实事思维，重返思维的本真形态所在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余丛“短路”式的惊颤带给事物以澄明，赋予词语以新生。罗兰·巴特认为：“文学压抑着形式，它只不过是一种范畴；文学是反话，因为言语活动在

此构成了深刻的经验。”余丛在很多时刻全部或部分说出了文学的“反话”，从而使庞大的词语家族不断得到了裂变、孳生和繁衍，“被压抑的形式”几乎在同时获得了解放，词语的胜利使文章的不可能变成了一种可能。

4

这本书甚至不是计划中的作品，它是偶然之作。我曾经写过，“一本奇异的书存在着被制造的偶然。它像许多创新的艺术一样，是被迫的产物。当偶然作为压迫的结果而出现，这样的偶然又具有了必然的性质。”《疑心录》的出现也是如此，它对于作者而言是偶然与意外的。当余丛把这些写作片断集合到一起的时候，他对我回顾了这本书的形成：

本书就是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完成，或者说并没有全部完成，只是拖拖拉拉写了这些东西。看上去，写的也不是十分自由，多数是一种非理性的排泄罢了。最初也没有这个写作计划，只是

在笔记本上随意划过几个片段，我想，不妨把这些东西当一种文本尝试和练习来写，反正那时候心里很乱又不知如何下笔。

我总是相信，世界所有异质的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偶然产生，甚至在孕育阶段，创作者往往显得彷徨、不知所措。在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矛盾中，余丛始终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警惕和疑心，他甚至是不可自拔的，他的拒绝使他无法耐心地阐述观点和揭示现实。于是，思维挣脱体系的桎梏，想像力逾越观念的制约，与永远处于变化的激情汇合。

《疑心录》似无所始，亦无所终。实则它既无所始，又无所终，智慧的火花就在其中闪烁跳跃。它是余丛留下的生命印记，或明或暗，隐约可见。“在沉默中人们是不知道的，必须继续下去，我不能继续，我将继续。”（贝克特）对于余丛而言，他不能继续，但他必须继续……

2007年5月27日于南京三汉河

目录

Contents

疑心录

1 清醒的梦魇 育邦

1 卷一 疑惑篇

发生 3 / 人性 4 / 启蒙 6 / 灵魂 7 /

无知 10 / 慈善 11 / 天赋 13 / 自由

14 / 信仰 16 / 报应 17 / 堕落 19 /

谎言 20 / 腐败 22 / 金钱 23 / 革命

26 / 黑暗 27 / 背叛 29 / 记忆 30 /

死亡 32 / 纪念 34 / 荣誉 35

37 卷二 疑虑篇

阴天 39 / 猜谜 40 / 沙龙 42 / 郊游